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何必吝嗇這點光

暗吁一口氣

有回從加拿大返港，在飛機上鄰座的法國人半搭訕半自言自語，說這是在她第一次來香港，不知香港是個什麼地方，計算抵埗時間，已近深夜了，真是有點兒害怕。說話時望着我，明白她擔心什麼，日行一善，也就時時想起三分鐘心理治療師，於是告訴她：「香港是個人口密集的城市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四處都有人煙和商店，治安不錯；到步出了關，一路有燈火照明，巴士和的士充足，去哪裡都方便！」法國人聽我這麼說，果然安下了心，微笑連說了兩次「merci」下機時鬆了一口氣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現代桃花源

從某方面說，將古村落「度假村」化，抽離居民原有的生活機理與社會關係，實在是一種全球化、資本化的霸權象徵。然而，入住法云安縵仍是一種絕美的體驗。住客彷彿在一個真空狀態下，重新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如詩如畫的一面。

還沒有一二事件發生的紐約市前世界中心，入夜後整幢大樓燈火通明，儘管從負面的角度看，紐約這個大都市只是個紙醉金迷的地方，可是作為夜景色彩，這點燈光也還有助減輕罪案，促進經濟繁榮，應該有她正面啟示的價值；這點夜色，今日反而只見於其他都市。

有了上述不同體驗，香港環保人士提議的熄燈行動，便應該斟酌一下，我們當然有必要珍惜能源資源，但是一個現代城市入夜後為燈火，死氣沉沉，則未免矯枉過正了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大幅度削減閃動和巨型的廣告燈飾，也就更為節約吧。

《魂歸故里》vs《亡者歸來》

孫浩浩

最近得同事推介欣賞了一部法國電視劇《魂歸故里》(法語：Les Revenants)，劇名譯得有點懷舊味，若果不知道是法國片，還差點以為是民裝電視劇。故事講述一個被巨大水壩俯視的山城裡，一天，幾個不同年紀，來自不同地方的迷途之人尋找各自回家的路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的是：他們已死去多年，卻沒有變老，他們嘗試回到本應屬於自己的生靈，但他們的回歸正對這個世界的秩序造成越來越大的干擾。

無巧不成話，最新一季美劇中亦有一套概念相近的劇集，名為《Resurrection 亡者歸來》，故事同樣講述幾個經已死亡的人陸續復甦，他們不是從墳墓裡走出來，而是活生生的忽然出現在千里之外，保持着逝去的樣子，他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離開又怎麼回來，只是留存着生前的記憶。這套電視劇是根據 Jason Mout 的小說《The Returned》改編而成的。而《魂歸故里》則是根據一部二零零四年的法國電影所改編的，據說其美版電視劇亦正在拍攝中。

不過房間內全數現代化，從房中不見樓柱來看，也許整個結構已經改動了，只徒留古色古香。室內不設隔間，更顯寬敞，是「中國化」的南洋度假小屋。門外是一抹白牆，一方天井，細雨時靜聽簷外滴答滴答的落水聲，歲月是如此悠長、靜好。

《魂歸故里》跟《亡者歸來》同樣出色。欣賞這兩套劇視帝視后級的人馬，哪管是一模一樣的劇情，要取得超過三十點收視也不是難事。

長洲櫻花招搖

無意中望向窗外的大天台，忽見繁花盛開在這頂樓的四月，勒杜鵑、木樨花，讓人不由自主地走出去親近，記得以前還有兩架鞦韆，但後來大概沒人去蕩，拆掉了，補上萬紫千紅的花木，在春風中招展。

客，許多攤檔，許多海鮮，許多橫街小巷，還是不許有機動車穿行，但我已認不出當年三姐的住家了。碼頭前面有許多「有房出租」的檔口，見遊客從門口出來，便爭相吆喝。「東堤小菜」相當有名，曾經發生過幾起燒炭自盡的消息，叫人卻步。記得那時，沿着海邊走去，那裡有得過過運風帆船車李麗珊的塑像，我們坐在茶座上喝咖啡，那已經是久遠的事情，再也不可追憶了！甚至那回吃過川菜的飯館也找不着了，在巷子間轉來轉去，終於廢然而止。

緣分的思考

美國第一夫人的作用

隨想與國

獨家風景

窄，引不起我探險的慾望罷？但更可能是明知這裡已經無寶可尋，要是真的寶，恐怕蜂擁擠進去的人比我，不知有多少人！每年四月初八佛誕的「包山節」，長洲舉行的「太平清醮」巡遊，我沒遇到，只是在電視看過轉播巡遊和搶包山，連平安包也沒嘗過。但著名的紅豆餅是吃過，老闆娘是日本老太太，據說幾十年前她來到長洲定居，經營這家「故鄉茶寮」，每天下午限量供應。我走過時，一隊人在排隊購買，我也不甘人後去湊熱鬧。總算一嘗長洲特色美點了！我張望了一下，雖然遠離日本，但店內佈置，還是充滿日本風味。



長洲櫻花。作者提供圖片

政府別將黃金當鐵銅用